崇百藥齋文集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陽湖陸繼輅祁孫

記　辨　說　戒　銘　贊　辭

怡園記 代齊北瀛太守作

河南府署西北隅向有蔬圃三畝許余割其半蒔花壘石爲公餘賓客談讌之地名之曰怡園園北有一亭南向余易而東之方寒食節後農家望澤久亭成而雨大集因取蘇文忠喜雨亭記中語署曰吾亭適成吾亭之東北竹屋如艇緣艇右旁歷級而升有平臺在艇上宜月下布席小飲署其下層曰天際歸舟葢非徒形似而已往余持節使琉球上賴

聖天子威靈往返屢六閱月然重洋之阻出險心驚古使臣勤於王事違侍定省淹畱久長今以大海波濤不可預期以歲月而報

命之速如此不可謂非幸也抑余嘗考我

朝故事由詞臣奉使自汪舟次先生始時康熙二十二年也越二十七年先生出守河南李漁仲先生爲文以餞謂太守能宣

上德意以恩澤及民絕勝浮沉翰苑中某年成某書某年典某省試其言甚偉余與舟次先後官翰林先後充中山冊使又先後爲河南守一一相合而舟次文章政事卓然可傳庶幾無媿漁仲臨別贈言之恉余自膺簿

書以來於今三年碌碌無所建樹乃欲藉一花一石冀附平泉獨樂之後塵其可媿也夫

李太夫人畫象記

李太夫人蒙城縣人誥封武功將軍常州營遊擊加二級遊甫張君元配也武功君好善有以緩急告者必滿意以去歲荒疫必出廩粟賑饑者其死者無以斂則施以棺葬則施以地蒙城故無書院君捐千金設義學久之遂傾其家稍稍不能行太夫人益贊成之盡出所私積爲助至典質裘服無倦容太夫人之歿也子殿華四歲次兆鳳甫再周時蒙城適無工畫者倉猝不及延致他邑遂未有遺象殿

華每歲時致祭輒號慟逮官常州營遊擊距太夫人之亡垂四十年矣始得善手急迎武功君至口授使圖之凡十數易而成武功君暨臧獲之及侍太夫人者皆悲喜泣下以為神似嗚呼殷痽之永慕既有以名神明之助而太夫人之樂善好施其靈爽亦必有存焉者故能感格於冥漠以成此奇也而豈偶然者哉豈偶然者哉繼輅與殿華交相善熟聞太夫人淑德懿行又親見畫象之成遂為記其事書之幀端以示張氏之子孫

五老圖記

五老者前邠州知州莊君荆宜施道崔君徐州鎮總兵官樊君合州知州龔君青州府同知趙君也莊君年八

十二崔君七十五樊君龔君皆七十二趙君七十並康强健飯能高吟豪飲如其少壯時每有讌集里之人得與於會者必誦其詩篇述其觴政轉相告語以爲美談然未嘗爲五老會也嘉慶丙子仲冬樊君始創爲之且曰不可以無圖圖成以示繼輅繼輅于是奉觴而言曰昔在乾隆四十餘年先君子罷郡歸儲梅夫宗丞蔣荅奩侍御暨趙君之先府君緘齋刑部亦先後致仕文酒之會甚盛繼輅垂髫時猶及見之其時莊崔龔趙諸君以通家後進摳杖執爵維謹亦如今繼輅之於五君也文采風流奕世相輝映此誠仁里德門善慶之大者而非徒科第仕宦之相承于弗替也方五君之仕也政事

勳績既卓然有所建白及其歸也刪訂所著經義詞章又皆足以信今而傳後後之得此圖者按名而求之孰循吏孰名將可以一一指數然則斯圖也五君實自傳之而非圖之傳五君也抑非五君者或附一二人以傳如香山諸老之於白少傅也或者曰以五君之康强健飯高吟豪飲其精氣必有大過人者使猶挂仕籍必能精訓練勤撫字以期克稱厥職而皆淡于榮利守知足之戒故能從容頤養不爲寵辱所驚而與松喬比壽也或又曰君子之仕也常難進而易退老而求息中人之所能不足爲五君譽五君者無所歉於仕之時故無所悔於仕之後中懷坦蕩不與壽期而壽自永也是說也

繼輅兩然之遂并書之卷中莊君名炘崔君名龍見樊君名雄楚龔君名際美趙君名懷玉樊君湖北襄陽人以公子官常州通判就養署中崔君故山西永濟人今居于常五世矣陸繼輅記

蘭陵清讌圖記

右蘭陵清讌圖丹徒徐道士體微爲新建余鼎伯溉作余以嘉慶丁丑識伯溉於京師伯溉方偕張宛鄰祁春圃主滿洲章佳氏居東華門外左廛而余與魏曾容方彥聞寓宣武門外委巷中相去幾十里交風烈日揮汗如雨數人者無三日不相見見則解衣縱譚連日夜不倦已而余與春圃彥聞曾容先後出國門宛鄰伯溉留

京師忽忽再易歲已卯三月伯溉將歸武昌道出常州州之人與伯溉雅故者以次觴伯溉於艤舟之亭伯溉爲留四十餘日聚首之歡于斯盛矣往余嘗與劉子受論古今朋友之變以爲古之友有聚而無散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蓋賢人君子出則相與薦引以登於朝處則相與勤力以耕於野故質家言三綱不言五常非略也朋友統於君臣猶兄弟之統於父子也春秋之世人才萃乎孔氏之門而顏閔游夏之徒或仕或不仕始有各行其志者皆不及門之歎古今離別之悲莫深於此矣夫以聖人見道之大猶不能不欣戚于聚散抑其下焉者乎伯溉故浙之諸暨人以先人官江西有遺愛遂流

鷹爲南昌人圖非有田宅生產也會所親官楚中挈妻子往依之今之武昌其果可謂之歸焉否耶余以大挑次等旦暮當得校官輒輟禮部試平生故人繫官中外或流蕩江湖間相見日益不易況不恒其居如伯潄者哉宜此別之悲較丁丑國門之別爲尤甚也抑余聞荀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則出人不遠此古人之言也今之人不然其爲人也無暇日則出人不遠矣何者凡可以妨吾之學者無弗徇也伯潄行矣繼自今其少暇已乎果爾余與伯潄宜何如相勗勉以副臨別惓惓之意而區區聚散之感殆又不足言耶伯潄曰善遂書其圖而歸之圖中官斯土者蒙城張殿華麗坡宛平

王慶椿茂園寓公吳江吳青山子州人趙懷玉味辛莊綬甲卿山李述來紹仔張若曾雨堂盛思本小巖管繩萊孝佚楊大鏞伯厚益伯溉與余暨余兒子耀遹紹文都十三人艤舟亭在東郭外相傳蘇文忠泊舟處後人因其蹟而增葺之有水石花竹之觀即圖中景色是也

求艾齋記

吾友管子孝佚署其讀書之室曰求艾而徵記於余余思之竟日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何者求艾之喻本於孟氏非若後儒之言可以別進一解也將即孟氏之指而衍說之又非管子所以徵記之意既而思之夫言亦各有當耳吾言之而管子擇之固非作孟氏義疏也庸

何傷于是言於管子曰吾東鄰之子體羸而善病蓄藥甚富余語之曰子無以蓄藥爲也天下之患恒中於所恃之深而出於所備之外吾惡知夫子之疾不由於藥之富邪子惡知夫他日之疾之所需不將索之今日所蓄之外耶子亦務培其元氣而已矣或曰子之言疾也則無以易之矣然管子之云求艾者非眞求艾也以喻學也學顧可不豫乎哉余應之曰學則胡可以不豫也雖然揣摩之術有變計而輒窮者矣客將惡乎用其求而後救之以應世之求耶抑所求亦不必皆備而特以覬夫求者之適遂耶管子曰善哉吾知其本矣明日管子北行應京兆試遂書之以爲求艾齋記兼以誌別焉

劉雲山書冢記

雲山劉君前明諸生好素靈之學學成而術不顯語人曰吾聞一介之士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吾託業卑顧愚不自量欲爲一世消疵癘樂壽康其始願也今既不遂將行其志于身後耳已而果見夢于吾縣之某氏篤疾以瘳某氏感其德爲塐象於城隍祠左側于是有禱輒應謠異大著夫鬼神之有無儒者所不道然古之君子道不行於時鬱鬱以終者何可勝悼吾方將神奇其說以益堅豪傑之志而伸其氣又況劉君之事之信而可徵者哉君諱朝宇江陵人其詳具吾縣志吾縣人無少長皆習聞之吾友孫讓于丕以母夫人春秋高多

病畫君象而事之吾既壯君不負瀕死之言又感孝子無已之思爲題其象曰

猗與劉君生亦有涯君之䘏于前者曾幾何時而伸於後者乃無窮期耶倘使世之事親者盡克蒙其福而余悔養君之不早者徒掩卷而有餘悲耶

劉秋澗道服畫像記

同里劉秋澗倩畫工圖其貌爲道士服而乞言于余余叩其故仰而笑俯而不答蓋秋澗負幹濟才自弱冠以後即思於世有所建白顧屢擯於有司年垂四十始以主簿需次關中關中方多事需才急秋澗至當有能識之者故于其行也朋舊相慰勉謂君必見用用矣何必

科目秋湄亦自喜得所往應曰然數年漸兵滋事事平議敘者若而人秋湄不與又數年飢民滋事事平議敘者若而人秋湄復不與于是知遇合之有命而知已之不可以强求也遂請急歸歸一年而爲此圖得毋侘傺感憤之氣未盡乎於胸中而將託于神仙荒幻之說以自樂而終老耶夫神仙之爲有無其說多矣吾獨觀于李林甫而知之林甫初未貴有道人將授以沖舉之術林甫不欲卒爲宰相幾傾唐祚以林甫之陰賊險狠驕淫汰侈道人奚取焉然使林甫以得仙故不爲宰相則天寶之世可以不被其毒小說家所傳盧生其人賢不肖雖未可知然觀其夢中所爲亦一林甫也使不得仙

且爲宰相以復唐祚矣然則神仙者乃天所特置之一塗以陰收天下陰賊險狠驕淫汰侈之徒使自屏于人事之外不得逞志以流毒天下者也秋涓幼識忠孝之字壯讀聖賢之書其不爲神仙也明矣而何以託爲或曰秋涓之初欲仕也非以爲利達也今旣不稱意方究心于靈樞素問金匱玉函以抒其存心濟物之願故爲此圖以見志焉嗟乎醫之絀于不知已何以異於仕哉使秋涓之醫而果得大行是卽道之行之機也吾終願秋涓之出而仕也遂書其像而歸之

亡女君素畫象記

此亡女君素畫象也嗚呼豈其然哉君素眉目位置余

婦視之死肖其母而他人俱言酷似余昔濟尼論顧家婦

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

氣而南陽劉柳與謝道韞譚亦云風韻高邁敘致清雅

使人心形俱服嗚呼此豈俗工之所能髣髴者耶君素

有夙慧七歲其姊翦方寸紙紙書一字教以四聲比年

十五學爲詩音律諧適姊反不逮又喜作畫嘗畫古俠

女木蘭聶隱娘十餘輩皆有生氣而衣裳綺麗如模繡

今并遺稿藏篋中余嘗語君素惜汝非男子不了乃翁

事君素亦自恨每私於姊曰昔人言願爲人兄以事父

母之日長也今乃不幸作女吾欲即死更投爲阿母男

因悲泣澘絕復言之其母冀其有徵也以硃書其掌今

忽忽七年矣豈復可望耶嗚呼恭終無望矣君素幼字同邨洪氏其葬也於洪氏之鄉黃君士錫余妻祖姑之孫爲銘納諸壙中余欲自爲一文輒心孤氣結不能舉其辭偶夏日曝書畫見此幀展閱之懼他日不及見汝者遂以爲汝也制淚書數字其上嗚呼使汝未病時自爲之當必有異彼俗工何尤焉憶余在洛陽得汝凶問前一夕夢汝來別有雲氣拂拂出衿帶間旦日告汝從外祖錢六丈方相向驚疑而家書至汝母固意汝非人閒人也汝又寧肯留形貌爲無窮之因耶然以余之孑然于世而忽獨與汝相值抑又何也余既不屑遁于老莊仙佛之說以自愚其心而紓其痛則于汝畫之似與

否其卒安能釋然于懷也悲夫嘉慶二十三年六月三日書

郡齋公讌圖記

嘉興錢公治廬州之五年歲稔而民安案無奇袤門很之牘于江北八郡最稱上理得以從容多暇與僚屬為文酒之會月一再舉行以為常公性不飲而好蓄酒器每有宴集輒設長几爐列其上聽人自量其飲之多寡以擇器之大小各以醉為度間出先太傅文端公所藏金石書畫俾輟飲縱觀之公從旁指示真贗高下皆有精鑒還入座復飲極歡而罷一日飲辛夷花下首為五言古詩一章前宣城令查君揆合肥令劉君珊暨幕中

文學之士查君安賜等咸有和作而柘臯巡檢張君宜尊爲之圖繼輅謬以詞章受知于公命記其後乃言于公曰方今名卿鉅公黜奢崇儉其清操亮節足以表帥一世而風裁嚴峻以言事上謁者一二文弱之吏或至變色易容改其常度如公之寬平樂易人得盡其辭辭得盡其意豈徒文端之風去人未遠而子以通下情而集衆議交暢之氣天和應之雨暘時若之庥益徵於此矣且古之君子難悅而易事可親而不可慢固如此也公笑曰有是哉抑非余之所敢承耳繼輅退遂書之卷中以爲公讌圖記時嘉慶二十五年二月日也

實谷圖記

人情于所不易致之物則其愛之也逾篤若夫竹之爲物似非甚難致者然少陵自言生平棲息地必種數竿竹究之足躪萬里曾無一日科頭緩帶徙倚於新篁叢筱之間爲可悲也吾所見竹之多無過錢唐之雲棲從入都百物具陳獨求數竿竹不可得使以雲棲之竹分萬一于京師雖瑤林瓊樹何以過焉然王公邸第間有移植卒不能向榮而雲棲之竹又幾幾乎以多而不見貴吾不知竹之性其終向榮於不見貴之地以爲樂耶抑支離顑頷于沙礫之土以少見珍之爲愈也吾友查子伯葵酷好竹而家于海甯去錢唐一日程致竹易易其爲此圖固非若少陵以空言遣興也吾又不知竹之

性箏與伯蔡習而相忘邪抑姑與伯蔡別俾不得見而致思焉之爲尤惓惓也竹不能言還於伯蔡質之矣

包孝肅畫象記

余髮未燥即知古之人有包孝肅者其人神人也已而又從樓觀畫壁觀公狀貌猛悚然異之私念從古非常之人必其具非常之表者也稍長讀宋史至公本傳而幼時所習聞一一不見焉於是并公狀貌不之信頃來廬州旣謁公祠復從公末孫士毅求得公遺象而拜焉而後決知向之所聞與其所見皆非眞孝肅也吾聞有慕傚狄武襄者一日得其銅面具而寶之以爲如見武襄矣不知面具者但可施之于戰陣而非可用之以臨民

者也且夫伏犧牛首女媧蛇形而孔子如倛頭三聖人之所以為聖其以牛首蛇形倛頭邪其不以牛首蛇形倛頭邪然則孝肅狀貌醜怪卽如世俗所傳孝肅之為孝肅固不在此而況其否邪世徒以狀貌求孝肅而所見之狀貌復非其眞此與賨武襄面具者相去幾何遂從士毅假歸使工仿而藏之嘉慶二十五年二月日記

記顧眉生畫象

相傳柳如是勸錢謙益死難甚力錢不能用而龔端毅之復仕乃以顧眉生故然方望溪記黃石齋逸事則云李自成破京師顧要其夫同死夫不從望溪謹於文其言必有所徵信是眉生無媿柳氏而橫被惡名可哀也

雖然眉生既深明大義不克成端毅之美則必願為端毅分謗而不忍獨求自於後世以益彰其過其心可推而知也柳如是畫像多見于詩文家歌詠題贊而眉生無聞焉頃來廬州偶得之輒為表其微如此士君子身處不幸甘心自毀其名而無怨者嗚呼又可勝悼哉

合肥忠義祠重修記

繼輅以嘉慶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至合肥謁忠義祠屋三楹半且圮矣以告縣人王君奕程君箴二君皆曰敬諾固將葺之矣即日輸私財為倡而故家之有先人祀祠中者復醵貲助之逾月集錢三萬因得盡易其梁柱之朽敗者計可支三十年大勢利盛而氣節衰寺觀

盛而學校衰相爲𤴓際者也然學校之衰不自學校始凡諸忠義節孝鄉賢名宦之祠聽其頹廢而莫之顧斯學校隨之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嗚呼可不懼哉工既竟設祀成禮並書其事于石以告三十年後之人知必有勇於爲義如二君者此氣節之所以長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訓導陽湖陸繼輅記

輕諾辯

輕諾者必寡信斯言也人人以爲大戒嗟乎輕諾亦豈所望于人人哉有人於此事方急不能自謀也而謀之於友友謝之而無辭也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諾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見子矣子盍他圖焉斯人也

于事無所補而多此一慚其心益皇然矣有人焉憤其友之不爲力而奮然任之則欣然以行隱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于事誠亦無所補而前日之一慚固已爲之泯其迹而紓其憂矣此其恩與諾而信者一間耳信也者諾之後之事也諾且不可得而遑責其信邪且夫信與不信非諾者之所能逆覩者也天下亦安所得萬全之事而籌之也哉忠臣之謀國也其始願皆期於撥亂而返之正然而勢窮力絀徒以身徇負其夙心者何可勝道如以輕諾寡信之律繩之則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而高飛遠引者爲不輕諾也反顏事敵者爲不輕諾也而豈其然夫人心之日趨於薄也無愧乎孝悌

者蓋十不得五六焉其睚媚任卹者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貧富日益相耀而睚眦之怨積爲仇讎仇讎相爲里閈而戾氣乘之矣豈不深可懼哉故曰輕諾者未可厚非也寬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諾者猶難其人責之以必信必不可不信而尙有能諾者乎彼多方以謝者方以寡信之說文其不諾而奮然身任者又以能諾之故陷于不信是杜天下睚媚任卹之機而使之馴至於仇讎也久矣夫旁觀之易爲言而孤孽之難爲諒也或者曰如子言則以緩急告者皆諾之至明日而謝之曰事不果非吾始願也可乎曰此則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豈有處心積慮成於不信而能以諾市者

哉是又不諾者更端之飾説也

謙儉二義説

世俗動稱謙與儉始吾信其皆美德也旣嘗就其所謂謙與儉者求人材于其中而不可得始曉然于世之謙者非謙而儉者非儉也其所謂儉者柰何曰愼毋用財而已是吝之變辭也天下之導吝者莫儉若也其所謂謙者柰何曰愼毋忤世而已是諂之飾説也天下之導諂者莫謙若也今夫子弟之俶儻不凡庸者其性恒奢彼父兄者習見夫吝之可致豐厚也而吝不可訓故束之以儉儉則聖人之言也葢至聲色狗馬去之若浼而戚族之飢寒非所恤矣子弟之慷慨有志節者其性必

傲彼父兄者習見夫諂之能致通顯也而諂不可訓故誘之以謙謙則聖人之言也蓋至頤指氣使受之若素而國事之得失非所徇矣上焉無補于國事之得失下焉無益于戚族之飢寒此其人爲有乎無乎生乎死乎然則天下之人材其斲斲于儉與謙之教者何可勝惜哉昔范文正聞其子遇石曼卿之喪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蘇文忠曰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顧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嗚呼古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乃如此

秉鏡說

陸子客洛購漢晉元魏鏡百枚間日一拂拭之不自知

其志寢與食也已而將歸擕之懼爲累以告其友友曰子不見夫鳥乎方其鳴於林也吾欣然而聽之其去也漠然置之無所用其護惜也畜之於籠則護之矣護之不謹而去則悵然而惜之何者鳥之畜于籠者吾之私焉者也夫天下之物私于一人者皆其不可長保者也陸子曰善盡棄其鏡而行

從子劭文客關中久蓄碑甚富今將舍之而歸而未決吾爲追述吾向者之棄吾鏡也以決之 自記

譽戒

譽近辱毀近薄不倖也而夫子並言無之又申之曰其有所試益于譽加愼焉嗚呼聖人之慮遠矣吾今而知

譽之禍人烈也吾性好譽人嘗見某生文以爲佳而譽之于吾友吾友者素以吾言爲可信者也而以女字之數年某生耽于嬉戲廢所學吾友微有聞則攜以之官閉置之使不得還某生竊詭爲父書請離昏而歸其子其悖謬至此吾聞之而怦然心以不寧也吾惡知某生者非隱恃吾譽始耽于嬉而廢學也是吾以譽禍之也而禍吾友之女則猶其顯焉者也必也如夫子之不失聽而後譽可得而試也作譽戒以自責焉亦冀某生之聞之而卒改其行以滌吾之責也

都門庽室銘

得太孺人手書諄諄以節飲食慎言語爲訓因述二銘

於座右出入省視庶幾如在初下爾

已醉乃悔明日復醉

曰有鋒戕汝躬

周南書院庖室銘

亭亭瑤林非鵷鵲棲英英香艸寸根不移何以却疾飲芳食菲何以延年沐元浴徽懷哉斯室既安且夷敬業以勤樂羣而嬉佛戀三宿莊適一枝永朝永夕云胡不思惟屋有烏惟木有裁用告後來賦此銘辭

文泉銘

嘉慶十有七年太歲壬申八月知洛陽縣魏襄重修文廟落成復浚一井於大成殿西偏四一同宮之方署

曰文泉其友陽湖陸繼輅客游至此喜襄之勤於事也爲之銘曰

洛陽文學之藪而胡今之少衰邪意者振興之之術而非盡多士之尤邪斯井既鑿文瀾洋洋後之過者曰此魏公井也亦庶幾芒山之高而伊水之長

合肥學舍銘

汝弗學胡以教

十五鏡齋銘

欲無病縣十五鏡鏡光明身康强

桑匜銘　爲查君安賜作

晝讀經傳夜觀列宿箕星長明與目同壽

劉醇甫畫贊

矯矯醇甫其猶龍邪人見其貌之臞而孰知其道之豐邪貞不絕俗爽邪惠邪從容偃仰心之泰邪潔不招忌淵邪田邪尊賢容衆氣之平邪登聖之堂狷邪狂邪窺易之門絀邪伸邪將齊得喪而壹死生邪抑何其不流于仙與釋而懇懇乎儒之行也嗚呼雖吾亦安能測其中之所藏邪

一瓢一笠圖辭并序

吾友劉子海樹遷合肥之明年圖其貌爲一瓢一笠而徵記於余余未有以應也客有過余者見而訝之曰劉子年甫及强仕方駸駸日起而忽爲此圖其將怠於政

乎若矯而托焉抑亦君子所不取也余曰否昔謝太傅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寢處有山澤間儀推而上之孔子方與仲冉諸賢各言用世之志一聞春風沂水之樂即喟然動歸隱之思蓋有高世之勳者必其有遺世之槩者也昌黎韓子薄唐世士大夫以官爲家夫韓子豈蜚遯之徒哉誠以以官爲家其爲政必有所瞻徇畏葸而不能盡其才此循良襃諤之風所由不見於今日也客曰善哉非鄙人之所及也客退稍次所言以復於劉子且爲之歌曰桂將華兮秋高阻歸衕兮茖遥詎縱情兮棲逸懷佳人兮久要逝振翼於寥廓兮匪潔身於崇朝彼踣塗於泥淖兮怨飆輪而徒勞顧瓢笠兮早計與

子期兮山椒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五

受業龔聯奎校字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陽湖陸繼輅祁孫

述先府君逸事

世父奕清先生性嚴厲先府君歸自粵西年六十矣偶持論不合世父怒府君長跪謝適有同里某公過府君見之訝而問故驚歎良久憮然曰我誠非人因探懷中出片紙示府君則訟其兄之辭也府君笑而毀之并招其兄至留飲極歡而罷此事先太孺人嘗舉以訓繼輅繼輅幼時習聞之但知府君克盡弟道老而不衰爲不可及耳稍長乃歎世父風義之古今日思之某公之勇

于改過亦豈易覯耶嗚呼四十餘年之間人事可勝言哉

書仇孝子廬墓事 代謝秀才作

仇太公墓在白溪西去城二十里而近林木蓊雜中有茆屋一椽即孝子廬也初余以事至高冊社友人為言仇孝子家賣田事其言曰有仇孝子者廬墓今三年矣未嘗暫歸孝子妻年尚少不能耕無以為食乃賣所業田於鄰社某氏誤言若干畮約成而數不足某氏者必欲取盈焉不然寧返質劑罷其事於是同社之與孝子故者爭割田以益之余初薄某氏之斷斷於利乃不能為孝子少絀纖歎高冊社俗近古有和親任卹之風終

乃慨然于孝子之感人深也昔管仲奪伯氏邑沒齒不怨夫子不難伯氏而美管仲何者有以致之也是可以知仇孝子之孝矣因詢其墓處而歸久之不能置徑往造孝子於廬孝子自啟關延客入風貌樸古坐定問姓名及所以來余曰謝氏慶遠聞先生廬墓願一見顏色孝子蹙然曰安所謂廬墓親在愛不孝甚常在膝下既葬荒原蕭寂不忍遽去遂遲遲以至於今行且歸耳語次淚涔涔盈衿袖間余惘然久之夫廬墓非野處也三年之喪甫終不即居內猶夫人之所能勉也吾獨以意揣孝子其平日順親悅親之道必有尋常思慮萬萬所不及者而孝子固不自言亦不能言也因書以自警孝

子名儒楷直隸人今居鄉五世矣

書楊貞婦

楊貞婦劉氏洛陽人父振揚貧而多女故貞婦五歲字楊氏即撫于楊十七而夫死未成昏也舅姑以少故歸諸劉將議嫁婦白父母當一訣舅姑父母許之與偕往婦乃明謂舅姑父母曰兒已為楊氏婦安得再事他姓兒不歸矣父母愕猝無以應而鄰婦鬨婦歸爭就視之有言當從婦志者有言女未昏不應守又有言當終三年喪而後嫁者舅不能決質之鄉士大夫鄉士大夫皆曰娶婦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明未成婦也今女未成昏守志非禮婦乃長跪謝曰兒未讀書不知所

謂禮第念兒劉氏女無故居楊之室食楊之食衣楊之衣舅若父姑若母十有三年于茲不爲不久又嘗服其諸父諸母諸姑姊妹之喪而猶謂非其婦然則何如而後成婦耶惟父母舅姑哀憐之不然有死而已于是父母哭舅姑亦哭鄰婦之在側者無不哭婦曰徒哭無益速定吾事卽生矣遂偕至夫所葬處拜奠成禮歸事舅姑如夫在時貞婦名留夫曰翰邦翰邦之父曰清後數年清以他子子後翰邦曰蔚文

陸繼輅曰貞婦父以貧故育女于其夫家非禮也夫死又欲嫁之是重失也而鄉士大夫乃更援禮以爲說嗚呼貞婦不讀書寧知禮之不如是哉而其心有所不服

則雖以古先聖王臨之而不爲動侃侃數言何其順也是全其身以補父之過者也

郎中谷君遺事述

嘉慶四年

今上初親政川楚教匪方蔓延給事中谷際岐首論奏諸封疆大臣老師縻餉狀

上震怒立罷秦承恩等而專以破賊責額勒登保德楞泰教匪以平當是時谷君直聲滿天下谷君雲南進士由翰林歷官科道先是尹壯圖錢灃並以敢言効忠

高宗朝谷君實其鄉後進雲南去京師萬里而名臣踵生如三君子者可不謂賢乎于以歎

聲教之所及遠也君之左遷也乾隆間有蔡永清者兩湖總督陳輝祖家奴擁厚貲居輦下以財市名號稱善人至是復以助賑請優敘冒加五品銜出入輿馬揖讓
公卿間君疏劾之自大學士慶桂尚書朱珪以下多所指斥有
旨即命君會同刑部鞫訊而責問文正及諸大臣明白
回奏惟於傅察公奉
硃批此必該給事中妄奏既得實刑部奏革永清所冒職銜而君坐參奏失實處果如
聖諭降補刑部主事旋擢員外郎郎中數年以年老致仕貧不能歸主講揚州孝廉堂會尚書初彭齡奉使至

江南江南大吏觴之巡鹽使者署中并邀君君初公座師上坐不讓酒間為初公言江南利弊宜興革者甚備君在孝廉堂垂十年竟以疾卒于廌舍君與涇縣包世臣爲忘年交世臣嘗攜其文稿一束示余塗改殘缺而二疏獨皆完善又有告關忠義文自言邊省下材雖抱忠悃而文筆蕪庸往往不能達意今將具疏論兵事冀神力開悟俾得暢達上邀

聖聽蓋即上前疏時所作也其誠篤如此

陸繼輅曰雲南自以鹽務歸官官料民戶若干口市鹽若干蓄馬牛羊者一馬一牛一羊各當一口貧鬻其馬牛羊者不得減民之老病死者亦如之百楚大擾君奏

請歸商議久不決適初公巡撫雲南堅持其師說事乃得行百姓至今德君雖然非初公力君豈能獨成之耶然則條奏之格于部議者多矣此亦言官之難也

書崔鈞事

崔鈞山西長治人也家貧以賣銕為業既贏入貲戶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狆苗作亂官軍拒紅水江而營議戰未決鈞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糜餉方傍徨無可為計遽見之鈞因言曰能破狆苗者擺邏猺勇也能調擺邏猺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鈞請間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府令箭一持往蔑不濟矣許之三日而

文淵以猺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塘六戰卌亭皆捷生擒其魁狆苗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知州部議不可擢舊州州判

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盜張老二者聚衆爲劫捕之數年大府以鈞能委代緝鈞固有所聞獨身出鎮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有逋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窩匿之王欲自明期三日以十三人者來安南王恐卽日發兵從鈞搜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鈞遂以擅越界被劾奉

旨革職發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鈞在烏魯木齊六年年

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等處有金銀氣可開礦供新疆
經費都統以爲妄不敢
上聞鈞既奉赦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曰此說行無復
帑金出嘉峪關矣

陸繼輅曰余友崔景儀嘗爲余言崔鈞事盩狆苗之亂
景儀方官思恩知府故能詳也嗚呼壯哉然卒以越境
捕盜獲譴又何躁也及其老而衰身爲戍卒猶惓惓于
國計雖所言不必驗君子壯其志矣嗟乎豪傑之士賫
志以歿者何可勝惜如鈞者猶其遇焉者也

記惲子居語

子居之葬也其弟子覓徵銘于余余以子居生平抱負

既已見諸文辭其爲令善治獄又自有決事四卷故皆
末之及而第述吳城罷官一事後人參觀之可以知君
矣其明年吳仲倫復爲君著行狀頗採取余文而他事
加詳焉因憶君官新喻時嘗爲大府所器從容語君曰
吾與君文字交質疑辨難何所不可然孔子與下大夫
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此不足爲君法邪子居起立
應曰孔子所與言之上大夫季孫氏也其人小人不能
容君子故聖人不得不稍遜其辭使遇伊傅周召必不
然矣某不敢以待季孫者待閣下大府無以難子居言
論雋永多類此筆記之以示仲倫宜可補入狀中亦使
世之驕諂者兩知所警也

子居讀相人書自言精其術余年十九與子居初相見遽目余曰狀元也後七年見子居錢唐復相之曰當為臺諫比子居罷官歸乃熟視余曰君非仕宦中人曩相君皆誤已而告魏曾容曰吾非真能相人也祁孫弱冠時正堪作狀元耳因撫掌大笑嗟乎歲月逝邁志氣銷歇如君言反復勝邪抑憫其頹廢而將有以振之邪惜當時未以質君也

記庖人

庖人佚其姓與名曰宰割雞鶩烹飪之以為業已而悔之謂非仁術也去傭于浮屠氏之居一日浮屠氏盜其鄰之狗以屬之庖庖乃絕脰伐毛剖腹刳腸剔骨臠肉

調五味而進之浮屠氏大喜自以爲知庖晚鄰人聞而惡之私計敵浮屠氏盜心者庖人也庖不去狗無遺類矣於是說於庖人曰某氏求覔庖人願爲介傭值惟倍庖人不可曰吾既從業矣奈何利其傭值以傷吾之仁卒不往

記胡德

賈子霄之僕胡德死子霄葬之南門之外而告其友陸祁孫曰此非常僕也吾哀焉余請其說子霄曰德年六十餘從吾客蔚州已而吾自蔚之洛陽又自洛陽入都皆從樸訥無他長謹守囊篋無所失而已吾下禮部試將歸會病暑憊甚同歸者多見阻吾猶豫未有所決德

進曰主人爲客久太夫人日夕望主人歸今聞以病留必大疑或坐致疾主人何以自解吾矍然強起遂行病亦尋愈嗟祁孫曰下之進言于上也姑息則易從責難則難入此受言者之通病也如子胥者孰不樂告以善哉吾獨怪德之能見其大也作胡德傳

徐嗣愛傳

徐嗣愛字允德鄭城人父貢士縣學生母宋貢士早卒宋守志爲嗣愛五易師學既成出應學使者試凡歲科十二試皆第一中萬歷甲午科舉人嗣愛生平衣不分布帛食不辨美惡不知道路之遠近不識權度之輕重廣狹讀書屬文外唯僻好歐陽率更書日臨數千字瘦

硬如其人將終著家約一卷一曰敦孝二曰勸友三曰
力田四曰勤學五曰毋好博奕六曰毋耽麴糵七曰毋
搆訟縣庭八曰毋武斷鄉里
培基嗣愛子字泰維歲貢生培基倜儻自喜與嗣愛雅
不相肖明季失政寇盜蜂起慨然有投筆請纓之志嘗
率鄉勇擊賊至艾山西賊不能支盡棄所掠金錢婦女
而遁培基約束軍士一無所取以金錢散給婦女使各
歸其鄉泰安民史二者與其黨姚三聚衆爲亂將攻郯
城知縣金華潘文燦偵知之與培基及杜之棟等籌守
禦策甚備賊圍城數日度不可破始解去時文燦已丁
母憂未受代事平將歸爲之棟培基等二百九十二人

題名刻石且屬曰若皆好男子設更有變各努力不可爲不義屈皆應曰諾不敢忘明亾我大淸平定中原鄭城安堵如故順治八年復有王肖吾之難之棟言于衆曰潘明府之約不可背也城陷二百九十二人者皆不屈

陸繼輅曰吾友吳堦知鄭城邀余修輯縣志旣至曰與縣人訪求祠墓刻石得見崇禎十四年潘文燦守城碑記歎文燦以衰絰之身誓衆登陴爲明守土卒捍大患已而縣人復爲言順治八年死事狀益悚然異之以爲此二百九十二人者識順逆得死所非猶夫自經溝瀆者比惜不得其叢葬之處表而出之如田橫島也況賢

如培基者乎嗣愛粹然學者以老壽終父與子固各成其是抑亦所遇之時不同也論語云甯武子愚不可及舍生取義之事大率非智者所爲愚如嗣愛果令須臾無死浸假而至崇禎十四年必守城如培基無疑也浸假而至順治八年必不屈如培基無疑也夫世之分布帛辨權量識道路者何可以數計而天獨于嗣愛靳之吾觀古昔顓頊專壹之士當其研精極思往往廢寢食忘寒暑如嗣愛者其著作必有可觀而百數十年已歸湮沒爲可悲也然粲然在人耳目之前如守城題名碑乃亦一再不見收于縣志以至今日名之顯晦固有時乎幸不幸之閒又可勝惜哉

郯城列女傳

陸繼輅曰往余撰郯城縣續志自乾隆二十九年至嘉慶十五年得列女四百六十七人嗚呼盛矣會郯令吳堦以憂去官促脫稿急深以記載缺略爲憾長夏杜門因取其中言行尤可悲愕者別爲傳以俟采風者擇焉

劉氏劉熀發女字諸生徐勷嫁有日矣而勷以瘵卒赴至絕粒七日請於父曰兒不孝死矣願以棺歸徐氏熀發許之送瞑先是勷以善事父母聞旣合葬里之人過其墓者皆指示歎息曰此孝子貞女埋骨處也

王氏謝玉春妻二十而寡家貧姑在堂恃十指供甘旨姑憐之戒使暫輟答曰新婦藉以忘悲不爲疲也又嘗

訓其子從心曰貧富貴賤自有定數勤學立品則人所自爲假令朝廷不設科目豈即不讀書耶守志二十四年卒

梁氏襁褓中受謝氏聘父母亡養于叔父謝氏子尚可病瘍且死其母言於梁氏請成昏叔不可女聞之泣曰父母旣以兒許謝氏柰何拒之今縱不往彼死兒寧改適耶叔不得已從之甫入門尚可遽絕女事姑四十年姑以老壽終女亦旋卒

楊氏徐翰妻年二十二舉一子曰灼曾甫四月而翰死矣以身殉舅姑相與泣曰吾與若老且病速死得見亡兒固無恨所痛灼曾無乳且先我死耳楊立起謝曰新

婦敢不留此殘喘以事舅姑凡侍湯藥不解帶者五年姑非翰生母人以是益賢之灼會妻劉亦以孝稱

謝永祺國子監生與弟承平皆嗜學里中目爲二謝永祺妻房承平妻蔡並宿遷人房氏尤通曉文義好談古人節烈事凡晨昏定省之儀井臼之事輒以身先蔡氏蔡亦慕效恐後里中長老稱佳兒佳婦者必嘖嘖推謝氏已而永祺病瀕危執房手曰以老親幼子累汝目遽瞑房衰絰中蔡護視饘粥惟謹久之承平亦殞蔡自刭不殊遂不食房責之曰舅姑在奈何若此且小郎未有子若相見地下詢身後事何以對蔡飲泣聽命于是即日白舅姑以次子慶遠後承平慶遠稍長與兄慶譽相

砥厲先後補學官弟子時一貫書院久廢署令吳堦始捐俸爲諸生膏火資自爲師課之慶譽慶遠試輒冠其曹兩節母喜其子之有成也族中子弟少孤能讀書者時時周恤不倦市上有丐婦乞食養姑慶譽兄弟以告節母立使人迎之歸將養之終其身其樂善如此房寡時年二十八今五十一蔡寡時年十七今四十丐婦者姓潘氏嫁楊得時三年生一子得時死年甫二十姑欲嫁之不可曰願爲楊氏鬼久之無以爲活則鬻子于謝氏而自行乞以養姑每乞歸擇稍甘旨者爲姑勸一餐姑或憐之不忍竟食則長跪涕泣而進曰日旰矣姑盡之兒已飽不能再食也年餘聞於謝氏迎其姑婦于家

將養之以終老會有修志之事慶譽以告曰潘年未三十節非慶譽所敢保而孝姑如此棄之則非所以旌孝而錄之又非所以重節也且爲之柰何夫潘不改操于乞食養姑之始而喪志于謝氏坐食之後乎必不然矣卒錄之後之君子考其本末續志之曰潘以某年月日完節則謝氏成人之美亦與與俱傳矣

劉氏高延齡妻十九歲寡無子延齡弟延祚娶于夏生一子將以後延齡而延祚繼逝夏抱子置劉懷曰以累嫂劉察其意責之曰舍姑不孝棄子不仁不孝不仁烈于何有夏悚然應曰不敢先是劉善事姑嘗以身先夏夏既寡卽擕襆被與劉共寢定省必偕今三十年矣姑

八十餘尚存劉五十有五夏五十有一

姚氏謝欽明妻二十一而寡舅將集族人議所以後欽明者姚私于姑曰所貴乎有子者以承宗祀之重也舅年未衰猶可育使亡人幸而有弟何必新婦自有子乎姑然之相與質簪珥爲翁置簉室久之卒無出乃擇羣從兄弟子子之今守志三十年

劉氏孫其熾妻十七歲寡其熾叔母窺劉意欲殉語之曰新婦不念其熾耶茍念之其熾母在且當奈何不應又曰假如其熾不死久客于外新婦從夫邪事姑耶婦人不幸喪夫往往以烈廢孝使吾爲婦也夫者正當怨之不以爲德也乃不死今守志四十三年姑年八十四

王氏朱良妻良死議嗣久不决或為王謀有女在俟其長贅壻為後不愈于子他人子乎王曰女雖我生壻則異姓如子言朱氏之鬼餒矣且人之不樂為後者以我貧耳不貧何患無子子姑待之于是節衣食勤居積早作夜思家日充裕嗣乃定寡時年二十七今守志二十年

黄氏高景隆妻二十一歲寡子復不育今守志二十四年不苟言笑戚族有請見者輒謝曰未亡人待死之年失禮于長者多矣幸終恕之卒不見

李氏者嘗為人傭工婦積錢以葬其夫者也夫曰鄭春美卒時李年二十既為人傭不得避男子而顔色凛然

不苟言笑二子稍長能養母乃歸

朱氏海州農家女武生吳崙吳嶙生母持家教子井井有法度尤善事女君嘗誡崙嶙曰我汝父妾也汝兄弟能孝嫡母我心方安我心不安即非所以孝我又曰汝等習騎射非汝父志他日汝等有子當仍使讀書年二十四守志今七十餘矣孫九人補諸生者四曰允昌丕昌占魁季昌

縣學生謝君家傳 代謝秀才作

從兄部亭君之歿也年僅四十以襴衫斂嗚呼哀哉君甫出家塾即爲人師年十九館于城中某氏時從父方充社長嚴風朔雪之夕輒就君塾中宿君暖酒一壺解

衣置胸前俟從父五更起飲之或夏月則侍立揮扇俟從父寢酣乃就坐默誦日所讀書從父起去亦不更臥以爲常從父再娶於徐常患瘍臭甚惡人不能近君濯水傳藥日夜不離側或問之曰汝輩甚言之何至是有異母弟生五年能行矣每有欲往必倩君背負之偶見一鉅石弟愛不釋則并負石歸及稍長課督甚嚴一日以嬉課受笞旋悔之俟熟寐啟寢衣撫其杖痕而泣其友愛如此君既病閱二年困甚然常危坐恐從父憐其憊甚不欲食從父在前必強啖卒以不起嗚呼哀哉君既未仕又不永年無所表見而其溫純篤摯之槩流露於家庭間者亦足以爲法於子孫矣君姓謝氏諱永春

韶亭其字郯城人弟永平曰族祖俊夫先生有人倫之鑒泰山齊先生諱邦彥者名儒也皆言君成就遠大然竟不驗夫命者聖人所罕言吾之疑又烏乎質之

曲沃知縣侯君家傳 代吳曹州作

老友梅亭侯君之葬也故刑科給事中宋君澍旣銘其藏嘉慶己巳余奉檄來權郯城蒞距君之亡六年矣而君之孤奉扆等復以家傳爲請余聞古之良有司所至輒訪求忠義孝友循良隱佚之士表其祠墓所以彰隱德樹風聲非細故也況二十年相知之深如侯君者乎余之識君也在乾隆庚戌之歲時君年五十又一方以

解州倅署平遥平遥之民好訟君聽斷明決無留牘無情者知所媿矣而君遽調稷山稷山君舊治百姓喜君再至急欲一見君貌肥瘦衰壯以爲慰爭前迎君至與不得前君嘗病百姓駭懼奔走禱祀于城隍之神廟茹素食衣單衣以延君壽其得民如此君諱長焙梅亭其別字由郟城縣學生充選拔貢生應

廷試前後官泰晉三十餘年凡任十有八州縣最後爲曲沃其政績及陞調卓異著于宋君墓志者不具書

吳堦曰余客晉最久其中或歸省或應京兆試屢與君別又屢見君庚申四月余謁選都下君適以引

見至訪余宣武坊南寓舍娓娓譚別後事知君擢牧平

定為部議所格悵然久之然是時山左大吏皆知君才可大用倚君如左右手而君遽以微疾歸古君子之于仕也難進而易退往往身未衰老不忘首邱所謂沒而可祭于社者非其人耶余權郯不及稔其間稍稍有所興革昔子皮死子產曰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嗚呼吾于梅亭亦云也悲夫

龍泉教諭周君家傳 代劉編修作

君姓周氏諱顯訓字迪功金華人金華周氏自南宋時由處州徙居以文學科第世其家至君曾祖祖父三世皆不顯而君父早歿君以門祚中衰又無趨庭之訓奮志為學遂盡通五經及諸史乾隆乙酉故刑部侍郎錢

文敏公督學浙江以君充選拔貢生
朝考列二等留國子監肄業京朝大官見君文者皆器
之而君屢應京兆試不雠會教習期滿引
見以教職用君無所事事遂歸候部選君既鬱鬱不得
志及官閒曹益無所事則爲人課子入之遊其門者多
掇科第以去而君任龍泉教諭者十三年其將行也諸
生以爲大慼奔走相告語送者數百人比歸里中益老
無所事則自課其子子二皆恂謹有文先後補學官弟
子君高才不遇意頗不能平然其教子則曰學不學志
也遇不遇命也爾曹立志以俟命斯已矣其爲教如此
論曰聖人罕言命其罕言者乃其深知命耶天下高才

不遇如君者豈少也哉亦曰此命之適然而無足深求其故云爾

候選教諭張君家傳

張君諱雲英字揚烈武進之漏溪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嘉慶二十二年大挑二等凡爲舉人三十年年六十有六矣君少孤酷貧自爲諸生始設家塾招集鄰里子弟爲之師所居既湫隘童子數十人聯袂接席時時嬉笑詬誶君呵叱聲與童子誦讀聲相間終日不得息已而歲歉收童子稍稍謝去君益無以爲養乃於宜興之和橋假一椽爲卜肆卜頗中日或得數百錢和橋距漏溪數十里君晨往暮歸爲太夫人言是日所卜中否因

陳說古今星祿之術以爲笑樂非甚風雨太夫人必開門待君母子相顧欣欣然不自知其貧之久而將老也君四與大挑始得列二等二等都若干人君次第五四人者同日選教諭去而君以肺疾發卒於寓舍不及選期者二十日嗚呼可哀也已君之將入都也自卜之語其家人曰吾此行當得官然不及選也至是疾發里人有述其言者然亦不虞其果驗也

陸繼輅曰士之初應禮部試也上者期入翰林次及主事中書舍人既屢不中選則充官學教習及史館謄錄亦得知縣以去至求知縣不得齒加長矣乃願爲校官近日監司以下官塗較雜而校官猶以舉貢爲之顧得

之者往往咤傺無聊若甚不屑及其為之又不自顧藉甚於他途如君之誠孝廉潔宜可為諸生表率而竟不及遐以死豈區區薄祿果有福命存乎其閒耶嗚呼是可怪也

宗人府丞儲公別傳

儲公諱麟趾字履醇一字梅夫學者稱梅夫先生故宜興人分縣為荊溪人宜興儲氏世以制舉文名天下至公始好為詩古文辭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四年迴避卷中式

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御史給事中最後官宗人府丞引疾歸歸又十餘年終年八十有二公之官御

史也四川督學某與張文和公有連贓私狼籍繼母死以爲父妾不解任朝官頗有聞以文和故末之發也公疏請逮治語侵文和

純廟知公自此始然公爲人和平樂易亦初不以搏擊爲事每上封事輒陳說經義其論易益卦彖辭疏云臣謹按損益二卦同爲損陽益陰損實益虛而損下益上則卦名爲損損上益下則卦名爲益其義何也蓋古昔

聖帝賢君富厚之資則使在民而不在已儉薄之用則使在已而不在民如土階松棟而昏墊爲憂菲食卑宮而隨刊是任自唐虞三代盛時藏富於民薄征於國以至春秋補助行於耕斂故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後世如漢文帝惜露臺而每行蠲租賜復之典蓋猶深明此義焉夫益之爲卦本於上乾下坤乾君也坤民也損乾之四益坤之初乃爲上巽下震於是見號令風行於上而歡欣雷動於下說之象也湛恩汪濊闓澤覃敷山陬海澨由近訖遠故曰民說無疆言無復疆圉之可以限其所至也而臣因思惟天之道下濟而光明惟君子之道體天而育物皆自然而流通交暢而溥徧非如小恩小惠簞食壺漿煦煦要市於人人僅止一隅一事而有所未徧也夫乾施一陽以益於坤而爲震則坤以一陰上應乎乾而爲巽君思惠下之實政法天之下濟而爲益則民

以孚感之實心如坤之順應乎上而爲說天地交而爲風雷上下交而爲順動皆由上卦之九四下於下卦之初六所謂自上下下也由是養恬之典須爲經制札瘥之政以備凶荒道不私於一二人而乃能不遺於人人不盡于一二世而乃能充周於世世雲行雨施羣生各遂其性命法良意美邦本永固于苞桑道之大光孰有過於此者此益之道所以與時偕行天道君道相爲符合而功效捷於桴鼓者也又頤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論疏云臣謹按聖人首出庶物必以天地之心爲心天地以養萬物爲心故聖人非徒以天下自養而必以養天下爲急焉其以天下自養則玉食萬方而不以爲過

也其以養天下爲急則無一夫不被其澤而非勞也是豈必戶授之衣而人賚之粟哉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而施之有其序焉徧而普之無或遺焉蓋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而後爲養道之極功也易卦大有大畜鼎皆有養賢之義師益井皆有養民之義而頤卦則兼言之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善乎程子之言曰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正所以養萬民也夫生民之初黔首豈啻同於鳥獸雖有相生相養之道而不能自爲謀也有聖人者作然後仰觀俯察網罟耒耜舟楫牛馬宮室烹飪之利次第以興焉而又恐山陬海徼羣聚州處不能

以一人之耳目徧也為之選造以升之等威以辨之祿糈以優之期以導宣德化撫循衆庶俾湛恩汪濊無一民一物之流離失業而後即安焉是故有憂勞不倦之堯舜而後有已溺已飢之禹稷而後有日孜日贊之皐夔此固財之所由以阜慍之所由以解而萬民之所由以熙熙而皡皡也雖然反而觀之賢者能佐治以養民不賢者即能罔上以病民聖人於此公聽並觀見賢焉則登而庸之見不賢焉仍復屏而斥之流放誅殛之條與命官分秩之典每並行而不相悖所以頤之為卦與噬嗑相為表裏頤口中虛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先王治獄之道存焉然則聖人之仁育必繼之

以義正而後全猶之天地之春生必濟之以秋殺而後備焉爾後世惟蕭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意亦與此相類而大小不同公私頓異彼就蜀漢一隅言之此則以普天率土而爲言也由蕭何之言可以知霸國之勝算由頤卦之彖辭可以識王道之大全意義差類而體用各殊固未可以同年而語也又詩小雅鹿鳴之三論疏曰臣謹按鹿鳴三章本爲君燕臣之樂歌而其後推而用之鄉飲太學蓋據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及學記宵雅肄三之說而云然而其詩實主於歡欣和悅賓禮臣下俾之鼓舞奮發悉獻其情而後已焉首以呦呦之鳴鹿興旅進之嘉賓食香草而呼召其類猶之食君祿

而汲引其朋無競進之思無嫉妬之意是以其聲如此之和也琴瑟笙簧雅樂以導之進承筐幣帛盛禮以考其終總以將旨酒樂嘉賓而成我君臣燕飲之禮焉人臣侍君飲禮不得過三爵故賓之初筵卒章曰三爵不識左傳陳敬仲亦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特君之愛臣綢繆無已不欲以常禮限之自鼓瑟以逮承筐所云式燕以敖者此也所云和樂且湛者亦此也好我而示周行卽書君陳所稱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益自今以往要其終而勉之尤見樂善之靡倦夫人臣之言豈真有加於廟算哉特好之靡已故求之愈切耳其曰周行云者

又以見夫君臣之相勗以大道而凡䇝䇝小言槩未足以爲獻替之資也德音孔昭葢言人臣有淳龐安重之德而聲聞昭著下而待治之庶民式爲懿行上而同朝之君子佩爲典型卽此可見殿陛之間風度端凝舉趾足法而無有越禮愆儀者焉抑又以見夫人臣立朝回翔左右正君善俗自有其道而非徒語言文字潤色鴻業遂足以塞百爾靖共之責也末章總結之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人君能得臣下之心則無論股肱心膂之寄干城民社之司咸有鞠躬盡瘁無敢告勞者矣卽此三章反覆尋繹有以見君與臣志同道合相感在意氣之孚立政又民相求在德禮之化其意和以厚

而其音正以廣大序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三詩列
於小雅之首與夫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特體裁
差異因有大小之分耳夫豈有異指哉章上

上未嘗不稱善會大旱有

旨特命公論時政得失公應

詔上疏其略云臣聞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暘燠寒無時
不得其平而氣化偶偏必於亢陽伏陰示其象然往來
推行久而必復其常者天道之無私也君道法天亦若
持衡然故喜怒刑賞無事不得其平而意見偶偏必於
用人行政露其機然斟酌損益終必歸于大中至正者
君德之極盛也漢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天人相應捷於桴鼓春秋所以詳書災異也

皇上至聖極明一切措置施爲雖堯舜無以加之豈復有纖芥之事足以召殺而致災者但愚臣蠡測管窺以爲自古人主患不明惟

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

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擢一官黜一差往往出人意表爲擬議所不及此則

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者也史臣之贊堯曰迺聖迺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乎不測者錯綜參伍與時偕行而非於彼於此不可思議之謂也此雖不足上累

聖德萬分之一然臣尤願
皇上開誠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
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
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漸不得不爾則國法具
在試問諸臣行事之邪正又誰能欺
皇上之洞鑒者抑臣又聞之唐臣韓愈曰獨陽爲旱獨
陰爲水君陽臣陰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今
皇上宵衣旰食焦勞於法宮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備
位曾不聞出一謀獻一畫上贊
主德輔宣聖化是君勞於上臣逸於下天道下濟而地
道不能上行其於致旱理或宜然臣區區之忱願

皋上虛中無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鑑空衡平之體又於一二純誠憂國之大臣時賜名對清宴之餘賚其輔益必能時雨時風銷殄旱災矣其他所條奏如商祖契宜崇祀典尤爲當時所傳誦以非

君德政體之大故不著公既得告歸僦屋以居所寢室曰雙樹軒常有鼓吹聲出階下家人夜驚公處之宴然歲餘夢一白衣人揖公言曰我爲公守藏者也公不取致久淹于此公笑曰吾爲人無長物今老願需是耶聽汝他往可也白衣人駭歎良久辭去後遂不復聞鼓吹聲也

陸繼輅曰公與先君子同舉京兆又同成進士交相善

先君子以女妻公之子一崧才而早逝女兒守志後一崧七年亦卒遺孤四人今惟季在曰國屏公好養生家言獨坐輒閉目若瞑繼輅小時每潛至公側戲挽公鬚公閉目祇之命背誦所業書略以果餌不之責也一日課繼輅作齊桓晉文譎正論大被獎譽今日思之謦欬猶在耳也公之葬也墓誌外碑皆具時繼輅年十二竊讀其文惟某年擢某官某年卒

使某省心不善之私念稍長當爲公別著一文遂從一崧假公奏稿一帙錄而藏之忽忽三十餘年學行無所成就文不足以傳公而夙心耿耿未之或忘會國屏書來云方有修譜之役爰爲公作別傳而以四疏綴于篇

俾國屏刻之家乘後有出而仕者知所效法焉

王貞女傳論

王貞女傳曰貞女王氏郯城人父曰毓祥未昏之夫曰李峻峻死貞女請于毓祥願歸李氏守節毓祥弗能禁于是貞女不食肉飲酒不葛不裘不歸省父母日夕侍姑側以終其身

論曰婦人從夫女從父從夫重故女子子已嫁爲父服降期從父重故親迎女在塗聞父母死則反此先王之大法也世有舍己之父母而事他人之父母以爲孝者乎禮曾子問篇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則使人辭於女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

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先王之意以爲壻父母死壻固在也待之三年義之盡也壻死復何待乎斬衰往弔既葬而除如是焉而已不寧惟是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夫先王何惜乎三尺之土而靳不使女得葬于夫家乎所以明從父之義之大雖已嫁而未廟見者且然則未嫁而夫死之不當爲婦也明矣貞女年甫十六未納幣未有吉日而遽忘其昊天罔極之恩以守節于不知誰何之人之室則所謂賢者之過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是以宋伯姬之死也君子曰女而不婦若貞女者毋亦婦而不女乎世之慕效貞女者可以憬然悟矣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六

受業張爾琪校字